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青铜时代遗存初识

李伊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吉林 130012)

摘要: 根据对周边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特征的认识, 确认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的基本特征与周边地区相同, 都以素面或施简单纹饰的陶器为主, 陶器形态呈多样化, 陶器口沿多施压印纹。这种陶器风格的差异成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遗存的标准。

关键词 黑龙江省东部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陶器特征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京哈铁路从黑龙江省中部穿过, 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 本文所说的黑龙江东部地区, 大体上就是这条铁路以东的那部分区域。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成为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地理分界。这一地区的自然地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三条河流流经的平原地区, 另一部分是低山丘陵和河谷地区。这一区域也可以称为三江地区。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与中原地区有些不同。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 但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用于三江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包括三江地区在内的一些地区并没有制造青铜制品的能力, 因此, 这些地区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仍然是以石器为工具和武器。这一点, 从这个地区以致周边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 本文使用的青铜时代概念, 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年代范畴, 而并不表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全部文化都已经具有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特征。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 在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时代, 尤其是其早期阶段青铜制品的缺乏, 使得判断青铜时代遗存成为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因此, 即便已经发现的一些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 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将这类遗存, 或被认做新石器时代, 或者被归入铁器时代, 从而直接导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年代范畴的模糊认识, 造成后两者外延的扩大。寻找或从已有的发现中确认青铜时代遗存, 已经成为三江地区考古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 在三江地区的周边地区, 都已经发现了一些明确的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而且其中一些年代较早的遗存中也没有发现青铜制品, 因此这些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 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三江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的一个样板。三江及其周边地区, 在新石器时代同为一个大的历史文化区, 区域内的诸多文化, 尽管文化面貌各有特点, 但都流行平底筒形罐, 并且陶器表面都施纹饰, 这是这个大的区域的文化共性。因此, 其青铜时代的文化也可能有一些带有区域性的共同特点, 这种共同特点, 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辨识青铜时代遗存的线索。本文就是从这个认识前提下考虑问题的。

位于三江地区南部的图们江流域已经发现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和龙兴城遗址^[1]。兴城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均为夹砂陶, 器形比较单一, 造型简单, 主要器形为直口圆唇或尖唇的

平底筒形罐、碗及少量的敛口盆，绝大多数陶器腹部有刻划、戳印的纹饰，种类繁多，样式复杂。虽然没有施纹饰陶器的数量统计，但从报告发表的标本全部为施纹陶器这一点来看，陶器表面施纹饰应该是此地陶器的典型特征。而青铜时代的陶器主要为夹粗砂的灰褐陶，陶器腹部一般不加装饰，在可复原的 220 件陶器中，仅有 3 件在腹部施加了附加堆纹，2 件是指甲形刻印纹和 1 件刻划叶脉纹，从数量上看，腹部有纹饰的陶器是极少的，而且，纹饰也十分简单，与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以纹饰陶器为主的特点完全不同。可以说，以素面陶器为主，是该遗址青铜时代遗存的特征之一；同时，青铜时代的瓮、罐类陶器的口沿外侧普遍有因按压或刻划而形成锯齿状或波浪状的花边，即便在碗、杯这类通常被视为食器的器物口沿外侧也可以见到这种现象，这一点，构成青铜时代陶器的另一个普遍特点；与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陶器区别的另一特点就是陶器的形态，虽然青铜时代遗存中仍有相当数量的筒形罐，但罐的口沿普遍为侈口，并多数口沿饰折沿，而新石器时代的筒形罐则或为直口，或为敛口，侈口者罕见，且绝无折沿罐。而且青铜时代陶罐也已不限于筒形罐一种，出现了鼓腹、垂腹等腹部富于变化的罐、瓮类器物，另外，这些器物大多数都为小平底器，为保持稳定，底部常常会被埋入地下。

位于松嫩平原边缘的肇源小拉哈遗址^[2]，是三江地区与松嫩平原距离最近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也包含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不同时期的堆积。其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分甲乙两组，年代上甲组早于乙组。甲组陶器以夹砂直口筒形罐为基本器形，以刻划纹、席纹和戳印纹为主要纹饰；乙组属于昂昂溪文化，陶器仍以罐类陶器为主，纹饰则主要是密集的条形附加堆纹。乙组部分陶器口沿压出花边，但这类花边口沿基本上限于外叠唇的器物，且器物腹部都有纹饰。另外，这种有花边口沿的器物或为直口，或为敞口，而无侈口带花边者。小拉哈遗址的第二期遗存，是松嫩平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基本为素面，只有少数施附加堆纹或刻划几何纹，个别陶罐的口沿下也有一周附加堆纹或将口沿压成锯齿状花边，器形主要以直口假圈足器为主。小拉哈遗址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陶器特征的区别，基本上与兴城遗址是相同的。

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的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遗存的各自特征，也分别与上述两个遗址的特征相吻合。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加夏遗址^[3]、新彼得罗夫卡遗址、格罗马图哈遗址、谢尔盖耶夫卡、戈尔诺耶遗址等地的陶器无一例外都是以直口筒形罐为主，陶器表面也都有繁缛的纹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滨海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普遍流行素面陶器，即使是有纹饰的陶器，纹饰也较新石器时代要简单得多，另外，陶器造型也同样出现多样化的特点，罐的种类也已经不仅限于筒形罐一种形式。而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表面则普遍施纹饰^[4]。

总结上述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特点，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主要特点为器形以直口筒形罐为主，陶器表面普遍施纹。

青铜时代陶器的特点为早期遗物中基本没有青铜制品；除筒形罐以外，新出现了鼓腹罐、瓮类器物，折沿陶器明显增加；陶器以素面为主，施纹陶器的纹饰均比较简单，但对口沿部位的装饰取代了对陶器腹部的装饰，花边状口沿流行。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陶器形态及装饰风格上的差别，具有普遍意义，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已经成为区分遗存年代的重要标准。

已经发现的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陶器也与上述地区的陶器共性基本吻合。其中出土陶器比较多的如密山新开流^[5]、尚志县亚布力^[6]、海林市振兴一期甲组遗存^[7]、宁安县莹歌岭遗址下层遗存^[8]，无一不是以纹饰陶器为主要特征之一的，而且纹饰的不同，还成为区别诸遗存间空间差异的重要根据^[9]。因此，在这一地区发现的与新石器时代的

普遍特征不相同的遗存，其年代范围就有可能属于青铜时代。在已经发表的资料中，具备上述特点的重要遗址主要有依兰桥南遗址和振兴遗址的乙类遗存。

位于牡丹江下游的桥南遗址的堆积被发掘者分为三期，其中三层及三层下开口的遗迹被发掘者定为第一期，年代属于先铁器时代^[10]。但从发表的遗物资料看，三层及三层下开口的房址的出土遗物是有区别的，三层中出土了少量铁器，但三层下开口的房址中却并未发现铁器，而且，三层和三层下开口的房子出土的陶器也并不相同，因此，三层和三层下开口的房子的年代也有可能并不属于同一个时期。本文以发表材料最多，且层位最早的 F5 作为桥南遗址一期遗存的代表，而遗址第三层的文化性质则只能留待材料更为充分时再讨论。F5 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红衣陶，以鼓腹的瓮、罐为主要器形，侈口、鼓腹、小平底是这些器物的共同特征。肩或腹部多有一至数周凸弦纹，有的器物口沿外侧有齿状按压纹。桥南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但其所在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也都是以表面压印或戳印纹饰为特征的，如倭肯哈达遗址出土的陶罐^[11]。

振兴遗址的乙类遗存是在这一地区首次发现并且确认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由于在遗址中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且发现的遗物数量又很少，所以在发掘报告中被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化遗存，暂时归入新石器时代。但作者在报告中同时指出这类遗存的年代有可能进入青铜时代^[12]。振兴乙类遗存仅有陶器一种遗物，陶器为质地粗糙的夹砂褐陶，陶器器壁较薄，质地较差。器形也只有筒形罐一种，口沿下有一周附加堆纹或口沿外侧压印出锯齿状花边。与遗址中新石器时代甲组陶器表面由多种纹饰组成繁缛的装饰不同，振兴乙类遗存的陶器或者仅有比较潦草的刻划网格纹或者完全没有其他装饰。因陶器数量很少，所以还不清楚各自的比例，但乙组陶器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风格完全不同是可以肯定的。

桥南遗址以 F5 为代表的遗存与振兴遗址一期乙组遗存不仅在陶器特征上与前述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相似，而且在这些遗址中的有些陶器器形也几乎完全相同。如桥南遗址的鼓腹罐与兴城遗址的鼓腹罐非常相近，都是侈口、突出的腹部，小平底，只是前者的下腹部不似后者那样有明显的内曲。振兴乙组的筒形罐与兴城遗址的同类器也十分接近。

除以上两处遗址外，东部地区还有一些遗址也有可能包含青铜时代的遗存。同江市街津口遗址地处黑龙江小支流莲花河河口附近，是一处包含多种文化成分的遗址，其年代跨度达数千年。调查者将在遗址中采集到的陶片分为三组，年代分别被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辽金时代^[13]。作者同时认为第二组的一些标本与俄罗斯境内的乌里尔文化陶器相似，是一种早于波尔采文化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乌里尔文化是分布于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的一种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的陶器以罐为主，最有特点的是小口鼓腹或球腹罐，器表往往还涂一层红颜料。纹饰尤其是划纹主要都施于球腹小底罐、粗颈鼓腹罐两种器物上，而在大口罐、筒形罐这两种器物上则不见此种纹饰，另外，这两种陶器上也都没有附加堆纹装饰^[14]。对比乌里尔文化陶器特征以及本文对黑龙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特征的认识，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归入第二组的一些标本其年代可能并不单纯。其中的有些标本，如调查报告图四：10 这件陶器，颈部饰附加堆纹，腹部为划纹组成的大菱形格纹，其特征都接近振兴一类遗存，与乌里尔文化的间断划纹是不同的。另外，与报告发表的绝大多数属于这一组的陶片不同的还有，这件陶器的器壁明显要比其他陶器器壁薄许多，而陶器器壁较薄，也是振兴乙类遗存陶器的特点之一。所以这件陶器很有可能是青铜时代的遗物。

宁安石灰厂下层遗存的年代，曾被很多学者定为新石器时代。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基本可以断定，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与图们江流域属于同一个文化区^[15]。在这个区域内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始终是以刻划的短线及人字纹为典型纹饰，至今在已经发表的材料中还没有见到划纹组成的大菱形格纹，而且陶器口沿也没有压印纹饰。反观石灰场下层的陶器，可以看到它与这一地区已经发现的年代明确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陶器都不相同，已

经发表的石灰场下层陶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一是陶罐的口沿外侧普遍压印出齿状花边；二是陶器腹部纹饰以平行划纹为主，并且多见由这种平行划纹组成的大菱形格纹(图五)。这两个特征，都与此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特征有别，却与振兴遗址乙类遗存的特征基本相同，因此石灰场下层遗存很有可能也是青铜时代的遗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黑龙江东部地区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与周边地区相同，陶器的装饰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石器时代流行的各种复杂的压印纹饰基本消失，素面陶器或者简单潦草的划纹陶器成为新的流行式样。陶器装饰风格的这种变化，反映的应当是当时人们观念发生的变化，也因此成为我们认识不同时代陶器的一个途径。

虽然目前可供比较的材料还很少，但从现有的材料中还是可以看到，三江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与图们江流域关系比较近，而与嫩江流域关系疏远。三地之间的这种亲疏有别的关系，与新石器时代是一致的。

本文根据已有的材料，重点对黑龙江东部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这种特征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尚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的证实，希望这种探索能够有益于这一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

后记：本文完成后不久，看到《北方文物》2003年3期发表的《黑龙江省穆稜河上游考古调查简报》，文中报道的以二百户遗址为代表的一些遗址的材料与振兴乙组基本相同，同时遗址中都发现了磨制精良的石矛，这种石矛有明显的仿青铜器的倾向，而且从发表的资料看，这些遗址的内涵也比较单纯，石矛与陶器属于同时大概没有问题。这些新发现的资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分析。

参考文献

-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和龙兴城一新石器及青铜时代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4-86.
- [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黑龙江肇源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8，(1)，61-100.
- [3] A·П·杰列维扬科，B·E·麦德维杰夫(宋玉彬译，林沅校). 加夏遗址研究(A)，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C). 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96. 1-15.
- [4] 冯恩学.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223-233、362-369、236-259.
- [5] 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 密山新开流遗址(J) 考古学报，1979(4)，491-516.
- [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尚志县亚布力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1988，(1)，2-7.
- [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河口与振兴——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74-76.
- [8] 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 黑龙江宁安莺歌岭遗址(J) 考古，1981，(6)，481-491.
- [9] 李伊萍. 黑龙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A)，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上册)(C)，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9. 171.
- [10] 李砚铁，刘晓东，王建军. 黑龙江省依兰县桥南遗址发掘及相关问题(J) 北方文物，2000，(1) 1-9.
- [11] 李文信. 依兰倭肯哈达的洞穴(J)，考古学报，1954，(7)，73.

[1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河口与振兴——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81, 155.

[13] 王海燕, 张立致.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遗址调查报告 (J) 北方文物, 2003, (1), 1-5.

[14] 冯恩学.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2. 419-420.

[15]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黑龙江省宁安县石灰场遗址 (J), 北方文物, 1990, (2), 3-10.

[16] 李伊萍. 黑龙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 (A) 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 (C) (上册),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9. 160.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Bronze Age Remains of the East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 Yi-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Prov., 13001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es from the peripheral area of the Bronze Age,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ottery in eastern area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re the same as the peripheral ones, that is, no decoration or just simple lines, shapes' diversity, and rim with pressed decoration. As a result, the difference of pottery style has become the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olithic Age and the Bronze Age.

Keywords: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pottery type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 2003-10-22;

作者简介: 李伊萍 (1954-), 女 (汉族), 吉林长春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